

雪米莉[警]字系列



女警鐵

雪米莉 著



124
83-9

雪米莉
『警』
字系列

雪米莉 著

鐵警玉女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李卫国

封面设计:梁 伟

版面设计:方 萍

书 名 铁警玉女

定 价 8.80 元

作 者 雪米莉

ISBN7-5411-1394-8/I.1308

1995 年 11 月 第一版

199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数 1-40,000 册

印张 8.75 插页

字数 181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铁警玉女》

内容简介

洪正东替香港毒梟古大明接毒品时，遭警方追捕。为保自己，古大明欲杀洪灭口。洪与受竹联帮陷害的朱凤娟相遇，答应为她报仇。洪正东请儿时的朋友杀手华克帮忙，华克被古大明收买，欲置洪于死地。警官罗清风、卓力受命追捕洪正东，后经调查，明白了真相，终与洪正东联手击毙了古大明和华克，铲除了竹联帮。面对险恶多变的香港社会，洪正东想得最多的是：何去何从……

第一章 祸不单行

望眼欲穿，也不见泰方的船只。

洪正东此刻的心情，简直比盼望情侣还焦急。两只炯炯有神的目光，一直盯着夜色笼罩的海面，脑子随即又泛起许多复杂而恐惧的念头来。

“难道他们中途变卦，想戏耍我们不成？”洪正东自语着，顾盼的眼中，已闪出两道凶煞的光芒来。

远离台北市中心的淡水河口，在夜幕中显得格外宁静，除不时传来的浪潮拍岸之声外，几乎是一片沉寂。

洪正东带着他的十几位弟兄。乘夜来到这里，其目的，是要与泰国来的毒枭接头，交换毒品。

在淡水河口的沙滩海水浴场交货，对洪正东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按常规来说，像这样迟迟不到的事，是从来也没出现过。因此，洪正东非常为对方担忧、生怕事情出了意外。

焦急之中，自然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不知不觉已接近午夜时分。

惶惶不安、而又心急如焚的洪正东，在一气之下很想将弟兄们带回去。可他转念一想，如果自己草率撤走，回去后又如何向老大交代呢，万一对方因其他事耽误了，这也是很正常

的。走私贩毒的事，谁也知道，这可是提着脑袋，捏着心的冒险活，稍有不慎，就会闹出乱子来。

想到此，洪正东又强抑心头幽怨和焦急，耐着性子继续等待下去。

尽管已是初夏之际，然而，他们全都伏在风口浪边，在冷嗖嗖的海风吹拂下，周身仍有寒瑟之感。

，弟兄们也显得有些不耐烦了，他们虽不敢大声发泄，但也在暗中咕哝着。

为了安顿军心，洪正东轻声对弟兄们说道：“喂！各位别叽咕，也许他们遇上了一点小麻烦，干完今晚的事，明日我请各位去凤楼好好玩玩。”

一听这话，那帮色心狂荡的弟兄们顿时又安静下来，看样子，他们对洪正东的许诺，倒是很有兴趣。

沙滩海水浴场，是台北的游览胜地之一，每到夏日，这儿总是人潮如云。

然而，此时却显得如此宁静，成了他们进行肮脏交易的场所。

今晚的气候比较温和，既无狂风，也无恶浪，倒是交货的好时机，尽管货主迟迟不到，但洪正东仍对今晚的行动，抱有极大的希望。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阵阵沉闷的声响，这声响由远而近，由模糊到清晰。

海面上没有灯火，什么也看不清，他们只凭那令人振奋的声响，来辨别即将出现的目标。

“东哥！也许是他们来啦？”一位弟兄倍感欣喜地嚷道。

“嗯！很有可能是他们，这帮该死的家伙，按理也应该到啦。”

洪正东仿佛轻松起来，话音也显得轻快多了。

海面上出现了隐约的船影，正缓缓地向他们驶来，从迹象看，这一定是泰国毒枭到来无疑了。

马达声响越来越大，船的身影也随之而清楚起来。这时，船上发出用手电表示的信号。

熟悉的信号，不由得使洪正东感到一阵惊喜。

“立刻回信号！”洪正东激动地喝道，此刻，他那高悬而紧张的心，顿时轻松起来。

船上的人见回复的信号无疑，于是，他们便放心大胆地将船驶近岸边。

这是一艘体积不大的摩托艇，船靠岸后，从里面跃上几个汉子来，在夜色中，一时难以辩明他们是谁。

洪正东疾步来到对方面前，仔细辨认。

“哦！是蓬森先生，你亲自光临，真是诚心一片啊。”

蓬森握住洪正东的手，微笑地说：“老弟！实在抱歉，途中遇上麻烦，我们东躲西藏，好不容易从他们的枪口之下躲了过来。让你们久等啦。”

洪正东激动地应道：“只要你平安到来，我们等一会儿，又有何关系呢？”

“东老弟！你老大没来？”蓬森问。

“他有事抽不开身，今晚由我代劳，你不会介意吧？”

“哦，不介意，只要是你，我怎么会介意呢？”

“蓬森先生！这次你给我们带来了多少货？”洪正东直截

了当地问。

蓬森将手一挥，只见两个泰国佬抬着一只木箱，匆匆来到沙滩上。

“请看吧，就这些，足一百公斤。”

“哇！很好，我们老大正急着要这批货，你真解了我们燃眉之急啦。”

洪正东高兴地说着，并命令自己的弟兄撬开木箱盖。

“东老弟！这可是一色的纯正货，请不妨一试。”

洪正东饶有兴致地拿起一袋白粉，他挑开袋子，从中掏出一点儿粉来，并放进嘴里尝了尝。

“嗯！不错，确是一流货色，蓬森先生！你真够朋友。”

蓬森仰头笑了笑应道：“明哥的货，我敢马虎吗？为筹集这批货我可是冒了不少风险呢。”

“谢谢你，蓬森先生，希望我们的合作能继续下去。”

“这还用说，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能这样子吗？”

洪正东吩咐弟兄将一只皮箱放在了蓬森面前。

“请你点点吧。”

蓬森摆摆手说：“唉！不用点啦，你我不是初次打交道，我相信你。”

一位手下打开皮箱，从中拿一迭钞票检查了一番。随即，他向蓬森点了点头。

毒品的交易，往往都是非常隐秘和快捷的。当双方都感满意后，这事就算结束。

蓬森握住洪正东的手，说：“老弟！我们下次再见吧。”

“蓬森先生！你每次都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今天天色

已晚，你就随我们去歇歇吧。”

“老弟！你是知道的，干我们这项活，吃不了苦，是莫想涉足。趁天黑，我们立刻赶回基隆，明日好返回泰国。”

洪正东知道他的脾气，只要他一心想走，就别想将他留下。因此，洪正东也只好来个顺水推舟。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挽留你啦，不过，请你一路保重。”

他俩握手后，蓬森返回摩托艇。

当那快艇匆匆消失在夜幕中后，洪正东便叫弟兄们抬上木箱，朝浴场不远的几辆面包车走去。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洪正东便挥手说：“马上出发！”

几辆面包车同时发出轰鸣声。

就在此时，浴场周围，突然亮起许多灯柱，那耀眼眩目的灯光，一齐投向面包车。

“这是怎么回事？”洪正东不解地问。

“不好啦！东哥！我们被警察包围啦。”

“什么？被警察包围了，他妈的，这些警察从何处钻出来的呢？”洪正东一边从车里钻出来，又一边问道，此时，他已发现，在他们的周围已出现了许多荷枪实弹的警察。

“面包车中的小子们，全都将手中的武器放下、并将自己的双手放在头上走下车来，否则，我们将格杀勿论。”

警察的喝声既威严又阴森，这似乎是上帝在喝斥，又像魔鬼在怒嚎。洪正东的弟兄们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给吓懵了，他们目瞪口呆，惶然无措。

见此情景，洪正东轻声叫唤道：“愣着干什么？快下车啊，但是，谁也不许将武器扔下。”

这时，警察开始向他们围了过来，看样子，他们是在劫难逃了。

洪正东怕失去到手的毒品，更怕在牢中受苦受难，因此，他决定要驾车冲破警察的包围。

有警察的严密包围圈，要想冲出去，并非是容易的事，如果不作出牺牲，此目的是很难达到。

洪正东对身边的一位弟兄说：“你带几位弟兄去蒙蔽警察，我带人将这批货送回去。”

“这……这行吗？”那人问。

“放心吧，没有证据，他们奈何不了你的。”

“好吧！我这就去。”

那人叫了几名弟兄，便举手向警察迎面走去。

此刻，洪正东瞅准警察一个薄弱处，于是，他果断地跳上车去。

见有人重新跳上车，警察毫不犹豫地向已发动的面包车开枪射击。

“哒哒……”

“砰砰……”

枪声骤响，喊声大作，顿时，海水浴场变得喧嚣和疯狂起来。

洪正东的弟兄们趁混乱之机，纷纷拿枪还击，警匪大战，由此而起。

无论子弹在车身上飞溅和呼啸，洪正东驾着车，飞驰般地警车冲去。

他驾的是一辆日产面包车，那凶猛的冲击力，将停放在沙

滩上的几辆警车撞得东倒西歪，尽管他自己的车也已撞得面目全非，但是，洪正东终于冲出了警察的包围圈。

回到老大的住宅，洪正东见古大明端坐在厅堂内，身边有护卫伴着他，看样子，他深夜未眠，正等待自己凯旋归来。

洪正东奔进厅堂，一头跪在古大明的面前，只见他泪如泉涌，痛心疾首地叫了声：“古爷！我……我该死，我真该死啊……”

古大明见洪正东蓬头垢面，满身烟尘，不用问，他定是经历了一场激战而归的。

“正东！你……你这是怎么啦，事情出了意外？”

洪正东抬起悲愤的脸庞，泣声答道：“古爷！今晚这倒楣的行动，竟损失了近十名兄弟的性命，好惨，好悲啊！”

古大明听了这话，倏地站起身来，厉声问：“这……这是怎么搞的，你……你们被谁弄成这样啦？”

“那些该死的条子，不知为什么，货刚到手，却被他们包围啦，为了将这批货送回来，好多弟兄竟送了命。”

“那货啦？”古大明恍悟地问。

“货……货倒是安然无恙，可是，弟兄们却……却吃亏不浅。”

听说货没事，古大明的神情似乎缓和了许多，他扶起洪正东，满脸忧沉地劝着他。

“正东！闯江湖，贩黑货，你是经历过多次，死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别难过啦，我会好好安葬那些死去的弟兄的。”

洪正东一向很爱护自己的弟兄，从他加入古大明的斧头

帮以来，他还从未见过损失如此多的弟兄，因此，他对今晚的行动，倍感悲痛和伤心。

“我要为他们报仇，决不能让这些弟兄的血白流。”

古大明回身望了望悲愤不已的洪正东，问：“你向谁去报仇，那些条子还是我？”

“古爷！我想不通，那些条子为何知道我们的行动，定是有人出卖了我们。”洪正东断言道。

古大明拍了拍他的肩，若有所思地说：“嗯！你的话有道理，也许在我们的队伍中出现了奸细，不然，那些条子绝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行动。”

“古爷！如果查出这个该死的奸细来，我要亲手扒了他的皮。”

“正东！此事先别声张，待我们暗暗查寻，我想，是很快能查出这该死的家伙的。”

“古爷！货全都带回，请你过目吧。”

古大明拥抱了一下洪正东，他很激动地说：“好兄弟，今晚又让你吃苦啦！”

“古爷！我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想起那些死去的弟兄，我又比他们不知强多少倍啦。”

“正东！别将此事挂在心上，你为我出了力，我古某向来是赏罚分明，相信我会重重地酬谢你的。”

洪正东低着头，他难过地答道：“不用啦，此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让那些死去弟兄在九泉之下安息。”

“嗯！你不愧是一位重义气的汉子，放心吧，我会按你的愿望去安葬他们。”

“古爷！我想回去啦。”

古大明握了握他的手，微笑地说：“好吧，你先回去休息，有事我再通知你。”

洪正东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疾步地离开了厅堂。

天刚放明，晨曦初露，蔚蓝的天空上，还有几只不知疲倦的星斗，仍在不停地眨着眼。那弯钩似的月牙，正在慢慢地隐去，但仍能看到它那透明晶亮的身影。

古大明虽然货已到手，可是，弟兄的亡灵，一直在他脑海中浮现，因此，他一夜未眠，心潮难平。

他几十年的江湖生涯，见过不少的弟兄死去，可是，唯独今日令他心情如此沉重。

也许是受了洪正东的情绪感染，他的心情，还从来没像这样难难过。

古大明也知道，自己的江山，也全靠一帮弟兄们出生入死的拼杀换来的，要不是他们，自己哪会有今天的局面呢。

看来，为死去的弟兄们而悲戚，倒是千值万值的。

但是，最令古大明不安的，而且也最担心的就是那帮警察，一旦他们要责难自己，自己是无法摆脱的。

因为，他的弟兄中，也许还有活着的，万一他们查出这些人的真实身份来，这官司自己就是吃定了的。

想到此，古大明再也躺不下去了，他披起一件睡袍，慢悠悠地来到后院的花园中。

清晨的花园，空气清新，满园芳香，早起的小鸟在欢快地飞着叫着，这一切，仿佛一下将古大明心中的烦恼驱完赶尽。

当他已被几只欢快小鸟吸引住时，一名护卫在他身后轻

声说道：“古爷！情况不妙，门外出现了许多警察。而且，他们已开始在外叫门了。”

古大明一听，很敏感地回过身来，并吃惊地问：“你……你说什么？”

“有警察叫门，你看该如何应付？”

“这还用问，快去开门啦。这门不开，能打发他们离开吗？”古大明没好气地训斥道。

护卫离去，古大明也快步走向卧室，他立刻换好衣服，准备应付这帮不速之客。

年过六旬的古大明，一向爱着传统的中式对襟衫。在发达的九十年代的今天，是很难见到如此打扮的男士了。

他自幼习武，穿惯了这件服装，曾经有许多人劝他改头换面，顺应服装潮流，可是，守旧的他，从未被人说服和动摇过，因此，他这身打扮，就一直保持到现在。

有着民族象征和特色的对襟衫，并没使古大明失去大佬的风范和气质，相反，那身极有民族传统文化的服饰，更使他光彩照人，气宇轩昂。

当警察涌进大厅时，古大明在几个护卫的簇拥下，也走进了大厅。

为首的警察很面熟，尽管他一时回想不起在何处见过，但是，他仍微笑地迎了上去。

“警官先生！我们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警官也微笑地应道：“古先生！你忘啦，一月前，在我们局长的升职宴会上，你与我同饮一瓶酒。”

“哦……我想起来啦，你就是何局长的得意助手罗警官。”

“嗯！不错，你终于想起来啦。”

“请坐！请坐！”古大明热情地招呼着罗警官。

“罗警官！清晨赶来寒舍，想必是有要事相告吧？”他主动询问道。

罗警官收敛起微笑，立刻用峻厉的口吻说道：“古先生！实不相瞒！有件不好的事要告诉你。”

“罗警官！你我已不是陌生之人，有话你就痛快地说吧。”

“好吧，我就实话实说啦。”罗警官呷了一口茶，随即说：“昨晚你的人在淡水河口被警察包围了，除几人逃脱外，其余十几个全被警察击毙，经证实，这些人全是你的手下，他们在此是交易毒品，不知古先生对此事有何看法？”

古大明听后装作吃惊地问：“真有此事，可我怎么一点不知呢？”

罗警官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问：“古先生！你真的不知道吗？”

“请警官明鉴，我的确不知有此事，我敢说，本人从来没有派手下去干那些违法的事情。”

“难道是你的手下自己的行动啰？”

“这也很难说，不过，罗警官，你真能证实昨晚被你们击毙的人就是我的手下？”

罗警官很自信地点了点头：“不错，我们有充分的依据来证实这件事，而且，你的一名弟兄，身负重伤，正在抢救之中，如果他能活下来，此事就更有说服力啦，所以，我奉劝古先生，还是尽量与我们合作，说出实情来，到时，我会为你暗中帮忙的。”

古大明心中有数，他知道罗警官是在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来震慑，使自己在迷蒙之中，束手就范，如果是稍有疏忽，很容易钻入他的圈套中。

“罗 sir！如此说来，你是真的不相信我啰？”

“古先生！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事实如此。”

古大明似乎有点生气了，他肃然说：“既然是这样，就请罗警官将我抓起来好啦。”

“古先生！请别误会，今日来，我并无此意。只要你能大义凛然，交出罪犯，我是不会为难你的，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昨晚带头的是你的手下洪正东。”

“是他！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一向安份守纪的人，竟然会干出这等事情来。”

“他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古大明摇摇头说：“我好几天都没见到过他啦，不知他近日在何处。”

罗警官本想再继续追问下去，但他低头一想，像这样周旋下去，他是得不到什么的，因为，在这位奸狡巨猾的黑道枭雄面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是难以让他低头的。

“既是这样。我也就不必在此打扰你了。不过，我有言在先，如果我们真发现事实与你所说的有差异，到时，别怨我手下无情啦。”

古大明点头应道：“罗警官！我古某向来是以德服人，请放心吧，你秉公办事，我是毫无怨言的。”

罗警官此行是一无所获，看得出，他脸上布满愁容和幽怨，相反，古大明的神情中却露出一丝显而易见的得意之色

来。

罗警官手一挥，厉声叫了一句“收队”，接着，他的人马便随他离开了古大明的住宅。

送走警察，古大明立刻将另一名叫阿全的护卫唤至身边，并轻声对他吩咐道：“阿全！你立刻去将正东带到北投温泉，待会我要召见他。”

“是！古爷！”阿全领命欲去，古大明又叫住了他。

“阿全！路上要小心，很有可能，那帮警察会暗中跟踪你。”

阿全机灵的说：“古爷！你先差人引开他们，我从后门出去。”

“嗯！这办法倒不错。”古大明欣然接受了阿全的主意，他立即叫另一名护卫去完成。

阿全草草地将自己装扮了一下，从后门溜出，又跨上电单车，飞驰地朝洪正东的住所驶去。

洪正东住在一个僻静的公寓中，此地位于阳明山北侧的中正路，离古大明的私宅较远，所以，警察是一时难以发现他的。

经过一夜辛劳，加上悲愤在身，洪正东迟迟未能入眠，回忆起过去的许多往事，他心潮难平，情绪悠然。

他从小就没有了爹娘，自幼生长在渔民家中，一场暴风雨，夺去了他父母的生命，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过着流浪生活。

他从北边的基隆港流浪到台北，又在台北的大街小巷中穿行，以街边宿营，以乞食裹腹，而且还与众多的乞童为伍，成了台北小有名气的乞丐王。